



囫叔
/ 著

我讲个故事， 你可别当真啊

我们身边充满了活的剑侠客。

他们活着，遇到麻烦，解决问题，管闲事，抱不平，发财，流浪，生活，歌唱。

能管别人的事时，他们就管。

管不了时，他们就管好自己的事。

此乃侠之小者。

囫叔

《讲个笑话，你可别哭啊》后最新神作

讲老百姓自己的故事

CM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阿叔

/ 著



我讲个故事，
你可别当真啊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讲个故事, 你可别当真啊 / 囧叔著. — 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4.6
ISBN 978-7-5404-6708-1

I . ①我… II . ①囧… III 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87431 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 文学·小说

我讲个故事, 你可别当真啊

作 者: 囧 叔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: 蔡明菲 潘 良

策划编辑: 董晓磊

特约编辑: 温雅卿

装帧设计: 棱角视觉

版式设计: 李 洁

内文排版: 百朗文化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 × 1270mm 1/32

字 数: 150 千字

印 张: 7

版 次: 2014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6708-1

定 价: 32.80 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84409925)

我讲个故事
你可别当真啊

JUST
A
STORY

序

这本书的第一篇《狗王周骐圣》发表之后，很多人找我问，你说的这是真事儿吗？我一开始说是。后来我发现不成。因为来问的大多是姑娘，当我回答“是”之后，她们准会接着问，这个狗王在哪儿啊？真想见见他！纠缠不休。后来我干脆回答“不是”了。没想到还是不行，这回姑娘们不追问了，而是转而生起气来：“原来我只是爱上了一个幻想中的男人，还是一个男人幻想中的男人！”然后将我拉黑。反正怎么着都不行。

这种询问接连不断，我想了很久，最后在我儿子身上找到了解

决方法。我儿子哭闹时，只要转移他的注意力，当即止啼——比如说，递给他一个玩具，或把他高高举起，还有很多写出来就会有读者报警的方法，就不赘述了。总之，我明白了一件事，要想停止姑娘们寻找狗王，就得制造出另一个王。于是我制造了乌王白泰昆。

你知道，用一个故事去终结关于另一个故事的追问和探寻，这是扬汤止沸，跟白泰昆对自己做出的蠢事差不多。我的朋友都说，这很合乎逻辑，一个蠢作者，怎么会塑造出不蠢的角色？现在我对这个问题有了个好解释，一会儿再说。总之，那以后我就陷入了讲故事的循环。有的故事讲得不好，人家听完了并不想认识故事里的人，这样的故事我没有收录。你肯定听过“这样的锅我们不卖”那个笑话。没听过可以私下找我，我给你讲。

一来二去，除了发表过的几个故事之外，我又有了好多个故事。由于这件事肇始于狗王，生发于乌王，所以后来讲故事时如果不讲个什么王，就对不起听众。我看再不赶快把这本书写完，我很快就要讲到亚瑟王、征服王和英雄王了。好在我现在讲的都是普通人，并不是什么王室贵族。其实这些王都生活在我周围，平常得不能再平常，别说贵族，连有钱人都没几个。但是既然被称作某某之王，想必在某个方面是值得称道的吧。你仔细想想，身边的每个人说不定都能成为某某之王呢。比如我就可以当平庸之王。

关于朋友们问的蠢作者如何创造不蠢的角色，我是这么想的。只要足够不要脸，这件事谁都能干。就好比写一个军师，说完一段蠢话之后，主公右拳一砸左手心：“端的妙计！”不过我的解释

更合逻辑。我说，这些角色不是我创造的，而是活生生的人，可以吗？活生生的人比我聪明，有什么稀奇的？我说的这都真事儿！听者往往哏之。听故事的时候，听得挺带劲，听完却哏我，这都什么人呀。

这本书里当然有一些故事的主角是我认识的人，我尊敬的人，和我想要纪念的人。本书要献给谁，谁自然知道，就不写出来了。接下来我们讲故事。

我讲个故事
你可别当真啊

JUST
A
STORY

目 录

序 | 01

狗王周骐圣 | 01

野生拳王郑观山 | 14

单曲之王杨百城 | 33

一手遮天吴大拿 | 47

零度之王邱海恩 | 60

管鲍之交 | 79

计算之王朱知碌 | 93

捷达之王冯如庸 | 108

目 录

宗大胆儿 | 134

地铁之王吕连贵 | 150

鸟王白泰昆 | 169

侠之小者（代后记） | 188

外一篇：田秭秸 | 191

家庭作业 | 213

我讲个故事
你可别当真啊

JUST
A
STORY

狗王周骐圣

狗王周骐圣的诊所在东郊的一个村儿里，三间门脸儿平房，门窄得像狗舌头一样，地上连地砖都没铺。门厅摆着前台和一排食堂用的那种连体塑料椅，正对街门的墙上挂着面锦旗，上绣“狗王”两个斗大的金字，不知什么人送的。注册医师仅有三人，其他都是村里的年轻人——任何人披上白大褂都跟真的一样。此前，周骐圣据说服务于北京较大的动物医院之一，乃该院王牌医师，后被开除。被开除的原因，我听不同的护士和病人说过不同的版本。比较合理的是他喜欢在诊室里抽烟，因为他现在依然这么干，此外还有长期迟到早退、违规用药、对病患家属进行人身攻击、治死名犬、以上皆是等选项。

关于“狗王”这个称号，狗王本人表示早忘了是怎么来的了。但我当然知道，这是后话，暂且不表。现在先说说我是怎么认识周骥圣的。几年前他的诊所在村儿里开张的时候，我的狗正好得了病，一摸就吱吱叫，叫声奇特而凄惨。于是就近去诊所看了看。周骥圣摸了摸，见狗又吱吱叫了起来，便诊断道：腰椎间盘突出！我大惊，心说狗还有这病吗？再看这位大夫，粗枝大叶，跟山大王一样，一看就绝非善类，而且连白大褂都没穿，看起来十分不可信。我问他，如果是骨骼的病不是应该照个片子吗？他头也不抬地答道：“没机器，有也不用照。”我一听，觉得这家诊所太不靠谱了，抱起狗就走，狗又吱吱叫了起来。他在我身后坐着，也不回头，平静地补充道：“如果不是腰椎间盘突出，就是脑部被细菌感染，让它错以为自己是老鼠。”我愤愤而去。

结果辗转跑了三家县城的诊所，片子也照了三次，诊断都是这个病，且都说需要住院治疗。我一想要天天跑县城来看它，太不方便，我连看我亲爹都没这么勤快，就回了周骥圣的诊所。一进门，我拿出一张X光片给他看，他瞄了一眼就放在一边，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开了张方子，让我去交费住院。这么着，我跟他连续见了十几次面，每次来都几乎碰见狗主人在骂他，这使我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周骥圣的相貌体格实在不适合当医生。一般来说，医生应该

身材高大、肩膀宽阔，给人一种可以依靠的感觉。他不但达到这一标准，而且超过太多。此人身材过高，肩膀过宽，且面目凶狠，相貌粗豪；两道浓眉斜插入鬓，一对环眼皂白分明突出眶外，连鬓络腮短钢髯，压耳毫毛好像抓笔一般——每当我给别人讲周骥圣的时候这样开脸儿，听的人总是很生气，因为他们觉得我在抄袭。然后我也很生气，凭什么说书的说姚期、胡大海、程咬金总是用这套词儿，我就说一个人却不行？何况周骥圣确实就长这样。

有个奇怪的现象：饶是他如此体格魁伟面目凶恶，狗主人们还是每天都跟他发生摩擦，尽管其中大部分假如动起手来，胜率恒为零。狗住院的那些天，我就目睹了不下十起医患纠纷，大部分是嫌周大夫手太重，或诊疗手段太粗鲁，或怪他在诊室里抽烟。有一位妇女怒道：“你们院长呢？我要投诉你！”周骥圣说：“好，请稍等。”然后拉门出去，关上门，又打开门进来，对妇女说：“你好，我是院长，什么事？”妇女气得半死，大叫道：“你不能在病人面前抽烟！”周骥圣说：“你又没病，是狗病了。”

当然我不是要歌颂他在医院里抽烟。他这人是实打实的浑蛋，一如我的许多其他朋友，这些方面并不值得歌颂。但其医术确实高明，诊断简单清晰，治疗精确有效，跳过了很多昂贵且麻烦的检测。经他手医治的狗大部分都能起死回生，十分神奇。他一生只看狗，猫啊鸟啊乌龟之类的动物一概不管，问其原因，他

说这样可以少记很多症状、药方和寄生虫。而真实的原因肯定是村里的狗多。总之，他的恶名和他高明的手段同时传播开去，诊所很快就风生水起门庭若市了。但这不能改变他总是惹恼狗主人的事实，终于爆发出第一场动起手来的医患矛盾。

这事儿说起来在我目睹和听说的“周骐圣事件”中也只能排第六或第七，在讲排第一的事件之前，权当开胃小菜：有一回，一个剃光头戴金链的胖子带着一条斗牛来看病，说是斗牛吃了只鸽子，三天不拉屎，总是呕出恶臭的膏样物体和血。周骐圣摸了摸，又让主人掰开斗牛的嘴，捏着鼻子看了看，然后对主人说：“不拉屎太正常了，因为它把屎吐出来了。”据我观察，到此为止主人并没有想揍他，但接下来他对狗实施了惨无人道的直肠指检，这下把主人给惹毛了（如果医学上有相对于“指检”的“拳检”概念就更合适了）。主人当时抱着狗脖子不敢撒手，因为此时撒手谁被咬还说不定，只好回头怒骂：“它吐东西，你他妈抠它屁眼干什么？”周骐圣也不抬头，一边继续把狗弄出撕心裂肺的惨叫，一边悠悠问道：“吐屎的是它，又不是你，不抠它难道抠你吗？”说着抠出一大块带皮带肉的禽类骨头，鲜血淋漓，十分骇人；往盘里一扔，说声：“一百，前台结账。”摘下手套扬长而去。狗主人大怒，撒开狗抄起一瓶酒精奔向周骐圣，抡胳膊撒手，啪嚓一声砸在后心上，听得人心惊肉跳。周骐圣缓缓转过身来，双手插在白大褂的口袋里，低头看了半晌，摇摇头说：“一百零五，前台结账。”

这件事没什么下文，因为那个胖子气焰顿消，结了账带着狗走了。这大概是由于狗在他们打架时自己窜下台子拉了泡带血的稀屎，然后发出健康的吭哧吭哧的声音。这也是该事件只能排第六的原因之一。现在来说说排第三的事件，其实这样的事有好几件，常常发生，“狗王”称号的由来也跟此事有关。事发当天，我的狗正要出院，我以为我将是最后一次来了，没想到发生了这事儿，让我对这个诊所兴趣大增。

当时来了个愁眉不展的老头，六十来岁，带着一条愁眉不展的金毛，怯生生地问：“能做安乐死吗？”周骐圣撇撇嘴，拉过狗来上下摸了一番，用听诊器听了听，抬头道：“什么病啊，癌症？”老头使劲点点头，说已经在别的医院确诊了。周骐圣问那为什么不直接在那医院做？老头说那医院太贵，觉得村里的应该便宜点儿。周大夫双手往兜里一插，歪头看了看狗，狗也歪头看他，眼里全是眼泪。他说：“我看不像癌症，像是结膜炎，不过结膜炎也很痛苦，你看它都哭了。可以实施犬安乐术，还顺便提供毁尸灭迹服务，宠物火化，处理骨灰，不单收钱，要吗？”老头又使劲点点头，周骐圣就开了单子，让老头签了字，拉着狗进后堂了。走着走着，他回头看了看，又继续往前走去，头也不回地说：“做完就装车拉走，不带出来啦。你交完钱就走吧。”

我来了兴趣，一时不打算走了，就坐在门厅看着。这倒不是

对狗有兴趣，虽然那狗看上去还挺健康的，除了一只耳朵上缺一大块，可能是被别的狗咬的。但癌症这东西谁看得见呢，我主要是对这个老头有兴趣，因为他一不哭二不闹，只是踮着脚尖往里看着，像一只拉长了脖子的鸭，尽管明知什么也看不见。安乐死手术很快，我拿出手机听了一回《隋唐》，周骐圣就出来了。老头如蒙大赦地迎上前去问：“死了吗？”周骐圣答：“交钱了吗？”给老头噎得够呛，呆了半晌，转身交钱走了。等他走远，我问周骐圣金毛是不是真死了，他看了我的狗一眼道：“我这儿还剩12毫升氯化钾，不用也糟践了”——后话我没听完就抱起狗跑了。

第二天早上我爸遛狗回来，无意中提到村里贴了好多寻狗启事。出门一看，电线杆子上真有几张，上写：寻找走失的金毛犬，家里老人遛狗时未拴绳丢失，特征是左耳缺一块云云；下头是一张照片，一只金毛歪着脑袋看镜头，看起来蠢极了。我看了以后十分眩晕，一天都没缓过劲儿来。下了班我就直奔狗王的诊所，结果撞见一男一女正在破口大骂，而周骐圣则锁着诊室的玻璃门在里面抽烟，一边抽还一边玩儿一个狗骨骼模型。那男的骂着骂着看见了我，大概是见我没带狗，以为我是诊所的人，劈手抓住我袖子就问：“你说，是不是你们把我家豆豆安乐死了！”我打掉他的手，问豆豆是什么狗。他说：“是金毛，耳朵缺一块，很健康的！很健康的！”那女的也转过头来对着我连喊“很健康的”。我问他们是怎么知道豆豆死在医院了。那女的说，有个男人打了寻

狗启事上的电话告诉他们，说一位老人带着金毛来做安乐死。女的说完，男的又劈手揪住我领子，冲我喷唾沫星子：“你们这是草菅人命！我告你们！你们为什么不检查就动手术！”话音未落，玻璃门“砰”地开了，周骐圣巨大的身躯从里面挤了出来，抓住男子的手腕往旁边一甩，把我们俩都甩了个趔趄，总算分开了。

“安乐死是我做的，”他说，“这人不是我们这儿的人。你可以告我，或者选择别的撒气解恨的方式。”

因为个子太高，他说话时几乎是把胸口顶在那男的鼻尖上；尽管眼睛往下看，却不低头，声音又粗又沉，十分吓人。“但是不能退钱。”他补充道。

后来夫妻俩闹了一番，哭哭啼啼地走了，也没什么结果。据说是女的怀了孕，公公怕金毛太闹腾，撞了媳妇的肚子，遛狗时几次偷偷故意放生，结果狗就是不走，一气之下才出此下策。等有人打电话告诉他们，狗已经死了，这些都是接到电话以后对公公突击审讯得到的口供。后来，等了好久也没人告周骐圣，让我觉得有些不平，我甚至想找几个大学同学（他们中很多是律师），上门帮他们打这场官司。

周骐圣在这起事件中第一次跟狗主人发生了肢体接触，不过

这也是为了给我解围。我这人没原则没立场，时间长了，回想起来确实是老头说谎在先，严格来说，周骐圣在其中有多少过错，实在很难说清。渐渐我不再计较这事儿了，有时狗有个头疼脑热小三灾儿，我还是带着去诊所看看。一晃四五年，狗虽老了却越来越硬棒，很少生病。有一天去打疫苗，去的时候天光大好，甫一进门，突然间“黑云密布遮天日，一阵暴雨似过瓢泼”。打完针，我因为没带伞，就跟周骐圣聊起天来。诊所里除我之外只有两口子带着一只巨大的白熊在输液，非常安静。我们听着雨，喝着茶，聊着聊着难免聊到那只死去的金毛，我忍不住又数落了他几句。周骐圣想了想，慢慢地说：“那狗呼吸有问题，我一听就知道了，就算当时不死，早晚也得死。我是不会故意杀狗的。”我听了，隐约觉得哪里有问题，但一时又说上来，只得作罢。接着我们聊到杀狗的话题，我问他是不是医生做的安乐死多了，也跟打过狗的人一样，身上带杀气，结果他还没回答我，就出事了。

起先是输液室里吵了起来，接着一阵哗啦作响，有人摔门出去了。等我俩追出来，两口子和大白狗已经都在外面了。大雨像摄影棚里拿管子喷的一样气势汹汹，两口子非常配合，情绪到位，表情逼真，吵个不休。大白熊虚弱地缩在屋檐底下喘着气。两人吵的内容似乎是治病太贵，男的不想治了，女的不干。大白熊这种狗体形巨大，而狗输液用药都是按体重计算剂量的，当然比吉娃娃贵多了。我正琢磨着，谁也没想到那男的突然大步走到屋檐

下，左手抓脖子，右手揪尾巴，两膀一晃，“嗨”的一声把大白熊举起来，往东墙上“砰”地一摔。这一下事发突然，又快又狠，谁也没防备。狗弹在墙上，“吱”了一声，落在地上扭曲成一个奇怪的姿势，不动了。

这回女的也不哭了，两眼圆睁，双手虚捧着脸，像是要捂眼睛却定在半途一样，呆呆不语。我也吃惊非小，甚至没想起来过去看看狗。那男的啐了口痰，阴阳怪气地叫道：“还治吗？还治不治了？我看你——”一句话喊到一半，突然拐了弯，变成一个奇怪的气嗓。我转头一看，周骐圣不知道什么时候闯过去，双手掐着脖子把这小子提了起来。屋里几个护士和医生都出来了，拉腿的拉腿，抱腰的抱腰，好容易把周骐圣拉开了。周骐圣抖了抖手腕子，回头怒道：“看我干什么！看狗去！”于是两个医生把大白熊抬进屋里去了。此时雨势逾猛，周骐圣全身都湿透了，头发却根根直立，连胡子都挠掌起来了。挨揍那小子也不示弱，大口喘着气，在两口气之余巧妙地插入一句句台词：

“姓、姓周的，我、我、我告诉你，我、我们家的事儿，你、你他妈管不着！你、你、你敢打我，你、你也不打听打听，你、你知道我谁吗？”

周骐圣此时已经调匀呼吸，抱着肩膀看着他。那小子又说：